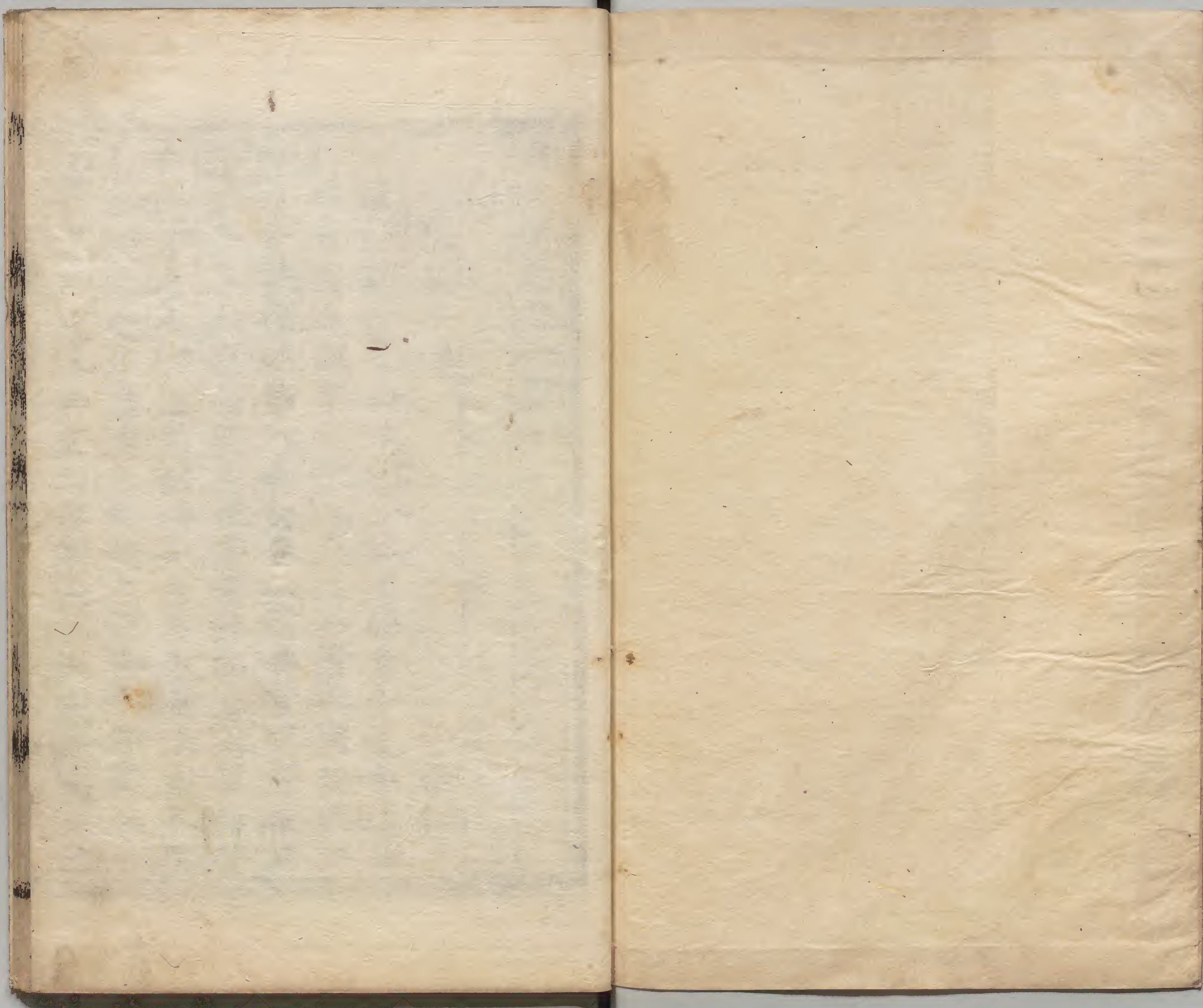


東文選

一百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101)
函號	函 116 1





東文選卷之一百一

傳

草屋子傳

李崇仁

草屋子鷄林之士族也少孤力學年十九中進士
科學日益進歲辛亥牧隱先生知貢舉褒然興於
鄉及會試擢高第入藝文春秋爲屬官同僚服其
才不十年數歷華要爲部使者於西海名聲籍甚
自門下舍人陞右司議將大建白適有他除不果
士論頗惜之草屋爲人慷慨不群善吟詩樂與士
君子游其最厚者京山李陶隱也壬寅秋陶隱自

京山至金海金海首露王之墟也依徊留久之渡
黃山江遂之鷄林於是草屋塹陶隱周覽半月城
想像新羅氏之所以歷一千年之久相與賦詩以
吊之上佛國寺之東峯望扶桑游感應寺窺龍穴
登利見臺舟至大王岫亦東海之奇觀也草屋嘗
曰吾世儒素所居欲以庇吾一身耳何侈麗爲哉
構草屋以居人亦高其志而稱之曰草屋子草屋
姓金氏名震陽字子靜陶隱贊曰陶唐氏大禹氏
天下之大聖也一則茅茨不剪一則卑宮室所以
昭其儉也雖學者猶知欽慕焉草屋其聞陶唐大

禹之遺風而興起者歟不然將與隆中之龍顏
於千載之下者歟彼堂高數仞朱甍千楹以自誇
耀而鬼已瞰其室者獨何人哉獨何人哉

裴烈婦傳

烈婦姓裴氏名某京山人父前進士中善旣筭歸
士族李東郊善治內事歲庚申秋七月倭賊逼京
山闔境擾攘無敢禦者時東郊赴合浦帥幕未還
賊騎突入烈婦所居里烈婦抱乳子走賊追之及
江江水方漲烈婦度不能脫置乳子岸上走入江
賊持滿注矢擬之曰而來免而死烈婦顧見賊罵

曰何不速殺我我豈汚賊者耶賊發矢中肩再發
再中遂歿於江中賊退家人求得其屍葬之體覆
使趙公浚上其事旌表里門云陶隱子曰人有恒
言曰爲臣盡臣道爲子盡子道爲婦盡婦道至於
臨大難鮮克踐之裴一婦人而其視死如歸罵賊
之言雖古忠烈士蔑以加焉余嘗南遊過所耶江
迺烈婦死節之地灘水悲鳴林木蕭瑟令人毛髮
豎起嗚呼烈哉

丁侍者傳

釋息影庵

立冬日昧爽息影庵在菴中倚墻睡聞外有庭拜

問訊聲云新到了侍者參恠而出眎之有人焉形
纖而長色默而光赤角高撐若觚闔玄睛挺露若
眞督彳亍而入子尔而立息影菴始而瞿然頃而
呼曰子來前姑有問於子且子何名爲丁何自而
來來何爲乎抑吾素不識子面子而稱侍者何以
豈有說乎言未既丁遂雀躍以進徐其辭而謹對
曰古初有聖人其首牛者曰包犧吾考也其身蛇
者曰女媧吾妣也生吾林中棄而不育霜雹暴之
則若悴而死而風雨恩之則若榮而生而歷寒暑
千百而后長而成人材繇代迄于晉俗而爲范氏

家臣始學漆身之術降于唐僧而爲趙老門人又加鐵鬚之號于后遊定陶遇丁三郎於塗熟瞪而謂曰見子形上橫下豎宜以吾姓累汝姓吾固當因而不革焉凡吾職在扶持人人使吾吾賤且勞矣然非其人莫敢使故吾所扶持蓋寡惟其不遇失所歸附流寓海宇爲土偶所笑今而久矣昨天哀吾奇命之曰命汝爲花山侍者其往奉職師事之惟謹吾聞命欣躍隻脚以來願長老容受息影菴曰德哉丁上座古聖之遺體也角不崩壯也目不逃勇也漆身以念恩讎信也義也鐵鬚以捷問

對智也辯也職扶持仁也禮也擇歸附正也明也集斯衆美長生不老死非聖即神焉可企也予不敢有一於此不當子之所友况所師乎華都復有山花其名者園菴老和尚住彼山二年山雖同名人不同德天命子往者非于此蓋于彼也子往矣因爲歌而送之曰丁哉趨而之乎園菴之庭予匏瓜於此不若汝丁

鄭沉傳

鄭道傳

鄭沉羅州人也仕州爲戶長善騎射不事家人生產洪武四年春以全羅道按廉使命奉濟州山川

祝幣航海而去與倭賊相遇衆寡不敵舟中皆懼
議將迎降沉獨以爲不可決意與戰射賊應弦而
斃賊不能逼及矢竭沉知事不濟具袍笏正坐賊
驚謂曰官人也相戒莫敢害沉自投水以死而舟
中人皆降賊死者唯沉而已其鄉人皆惜其死之
不幸而愚其果於自死也鄭先生聞而悲之爲之
作傳且曰嗟乎死生固大矣然人往往有視死如
歸者爲義與名也彼自重之士當其義之可以死
也雖湯鑊在前刀鋸在後矢石注於上白刃交於
下觸之而不辭蹈之而不避豈非義爲重死爲輕

歟果有能言之士述之於後著在簡編其英聲義
烈照耀人耳目聳動人心志其人雖死有不死者
存焉故好名之士甘心一死而不以爲悔今夫沉
之死也國家不得知又無能言之士爲之記述以
垂於後則沉之忠義與水波而俱逝矣吁可悲也
且以子路之賢結纓之事人以為難沉一鄉曲吏
耳而知降賊之不義雖在急迫之時能不失其正
具盛服待死賊人見之凜然莫敢犯則其忠壯之
氣有以折服頑凶之心矣賊既不能害勇於自我
投之不測之淵無一毫汚染從容就義慷慨殺身

雖古人不及也此皆出於天質之美又非好名之士有所爲而爲者比也忠義之烈如此而世無知者雖在鄉黨不過惜其死之愚耳嗚呼誠使人無死則人道滅久矣當寇敵費降之時忠臣非死何以全其義當強暴侵逼之時烈女非死何以保其節人遭難處之事能不失其正者幸有一死焉耳以今言之倭寇作患將三十年于茲族姓士女多被虜掠甘爲僕妾而不辭甚者爲之行謀指道視其所爲曾狗彘之不若而不以爲愧無他畏死故也其視沉之死爲如何哉且在平居之時聞人行

義常自激昂策勵思効其萬一至於一朝親履其變畏恟恐懼奪於利害偷生負義者皆是况不知其死之爲義而以爲愚乎况其死泯滅而不傳乎嗚呼操行之難而名姓翳然又爲時俗所侮笑者豈獨沉哉此傳所以作也

司宰少監朴強傳

權近

朴強寧海府人也世爲本府吏寧海即古德原都護府東女真入寇城陷降爲知官以所管甫城歸于福州舉邑恥之莫得申理時強之曾祖成節適爲上計吏如京遂訴于都堂聞于內陞爲禮州牧

復還甫城鑄州牧印以賜至今所用即其印也州
之人士仕于朝者及居鄉者皆歸功于成節聽其
免役成節曰吾今老矣雖免吾役不復能爲士矣
請免吾子孫衆皆曰然署牌以給故其子學如及
其孫天富皆不役于鄉天富即強之父也玄陵潛
邸在燕都天富實從之天富有能以一臂擔玄
陵周麾而呼玄陵樂而愛之及明陵薨帝命玄陵
爲王車駕將啓行本國宦者龍鳳有寵白于帝替
立忠定其從玄陵者皆附新君獨天富入見玄陵
悵然曰惟爾尚獨在耶雖孤豈無歸國之日爾留

當與我偕行孤若得返不敢忘孤今欲往上都爾
能從我耶天富跪曰臣惟命矣遂奉以往或時背
負而行後未及繼統之日先自燕浮海而來船敗
而死至正辛丑紅賊陷京城玄陵幸安東遣軍收
復強始應募從摠兵官鄭世雲及將戰賊於城中
築寨拒守諸軍不得進強乃下馬入一屋得板扉
擔以進爲梯而上拔劍大呼賊登寨者皆懼而墮
自相蹂躪強隨而下亂斫數十級諸軍繼進開門
入斬賊魁沙劉由是大捷摠兵官壯之欲超資以
賞擬以中郎置簿而記旣而三元帥殺摠兵官由

是不得如所擬乃拜散貞歲癸卯從元帥朴椿赴
泥城二渡江偵伺以勞除別將于時叛臣崔濡立
支庶嘗爲僧者爲王侵疆陷隨州諸將拒却強爲
先鋒追奔至鴨綠江而還又陞郎將乙巳上聞強
勇力且念其父負曳之勞召見之令衛士有力者
相抵衛士連跌上大悅賜廩米俄授中郎將命充
宿衛丁未倭犯西江遣羅進等泛海追捕與強俱
上賜鐵甲弓劍遇倭屢捷洪武辛亥冬佐元帥李
希泌往攻鬱羅山上又賜馬以遣攻城先登獲其
渠帥既還拜司宰少監累遷禮儀摠郎厥後退于

鄉丙寅國家遣元帥陸麗鎮寧海強又從之與倭
戰於雞林松蘿村奮劍斬五六級陸公申報于朝
加中顯書雲正戊辰十月爲丑山島兵船都管領
倭艦奄至圍我船將侵寧海城彼衆我寡人心洶
懼強一箭射中賊魁連中四五級賊即解圍去不
敢復來一郡迄今真枕強之力也已巳冬予謫寧
海始知強自來謁予禮恭言寡粗知書聞予講說
亶亶樂聽不能去予以爲謹厚者而重之未嘗知
有異能也前判事白公瑑亦居是邑少仕栢堂嘗
爲摠兵官叅佐掌文簿引強與俱親自擔扉拔寨

者也具爲予語之然後知強勇且有功而不伐益可重也時強年已五十九膂力不小衰軀幹魁竒鬚髯輒張性不能飲酒鄉人戲曰觀其貌若可飲數斗而其口不能吸一滴大抵壯有力者多使酒強不飲又可尚也嗚呼辛丑之難能先登克復都城癸卯之役爲先鋒糾逃王隱其功不旣大矣乎自兵興以來忠義之士見危授命奮臂先呼冒白刃摧堅鋒得雋制敵以立異効上無薦拔之知下無紀述之友數竒不侯事泯不傳卒死閭巷草木同腐幾何人哉是可哀也已故於強爲立傳云

優人孝子君萬傳

君萬者晉之伶優君子之子也洪武己巳冬君子夜被虎搏君萬呼天待朝挾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劍割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時隣郡固城又有一老有子七人者得疾巫言有祟當避七子信然舁出屋後露宿七子環侍而卧夜半虎攫其父而去七子睡熟皆不知及覺以爲還屋入而問之則無有也七子遑遑莫知所歸朝有人來言夜過某藪有人聲甚哀於是往而求之虎食未盡

遺其半體而遁七子皆惴慄無能追者竟不得其
虎但以半體歸葬嗚呼君萬能以獨力直犯耽耽
之威以快其讎彼以七子之多而不能何其死喪
急難之際哀慟迫切之情施於至親者有不同若
是歟可勝痛哉史論曰七子非孝之罪非特不能
如君萬而已也居致其安病致其憂人子事親之
常節也親老且病偃卧于床不謹嘗藥之禮不奉
燠室之安反信巫覡妖妄之說以其老羸疲瘵之
軀置之風霜寒凜之地其罪一也凡侍疾者不脫
冠帶而寢彼七子置病父於虎穴舒身展體安然

熟睡至不知虎之搏噬其有敢憂之心者乎其罪
二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其至親之情有所不
能自己也兄弟尚爾况於父乎方其四顧遑遑求
而不得之時及見殘骸敗血狼籍塗地之後哀痛
迫切於是為甚不暇恤吾身利害必欲為化者一
剗之以快其讎庶可小申其痛彼七子旋旋不變
畏縮而莫敢撻其罪三也昔黃香一女子也能跨
虎而脫其父姚氏亦一女也能馭虎而全其母以
一女所能而七子不能其罪四也縱皆鶩弱無能
施力苟有泣請鄉鄰欲與同赴其誰不從其罪五

也伶人所知者詎諧而士之所守者禮爲士者七
而反不若一伶其罪六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
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所以慎
終也吾親安於土地然後吾心安焉彼七子但以
半體納于壙中棄其餘於虎屎而不收於汝安乎
其罪七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彼不得及其時而
讎其虎則後雖得虎而斃之安知其爲所食者乎
是七子之讎無時而得復其罪八也親讎未復寢
苫枕戈遇諸朝市不反兵而鬪七子於白額雖不
知其所食者常枕戈兵必欲盡殪終吾身而後已

彼七子者能然歟其罪九也於所厚者薄將無所
不薄彼旣薄其至厚者矣復能厚於所薄者歟其
罪十也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可
勝痛哉若夫君萬非能斃虎而已虎視君萬吐其
所食則誠孝所感雖悍獸猶不得自安飽若服罪
然豈不益賢矣哉

儒生裴尚謙傳

裴爲興海郡籍有名晉者始登第受田世食之晉
生求寬求寬生得儒即尚謙之父也得儒爲兒甚
驕俠持杖懷石邀人於路必擊辱之里巷人爲之

避聞其來不敢近年未弱冠父永寬遊燕不反而
死得儒聞之奔往收其骨歸葬于開城及壯始筮
仕中軍初不識字既仕日問於友夜歸以指書于
腹上頗能知之以吏材聞辛丑之役克復京城與
有功累遷至監察糾正乙巳出刺沃州政績以著
及代退居于鄉抗直敢言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又
不惑於異端力闢其非一鄉敬而憚之不敢爲惡
人有所爲非是即相戒曰裴沃州聞矣其得人畏
服如此尚謙稍知書避倭喪父家產殆盡田又革
制歸于公甚窮寒庚午春予之謫來也得儒歿已

十年矣郡中耆舊稱道不已蓋剛正嫉惡者也尚
謙一見予欣然如舊識晨夕不離側夜又伴宿以
乃益勤觀其心蓋慈祥好賢者也爲人恭異無欲
上入之心故鄉之人雖賤且微者皆狎而易之尚
謙不以介意夫其父以剛爲一鄉所憚其子以柔
爲一鄉所狎是何父子天性之不類若是歟雖然
嫉惡者君子之德也好賢者亦君子之德也洪範
三德剛與柔相濟然後成正直平康之德天將厚
裴氏之慶使柔而濟剛以啓正直平康之德也歟
嫉惡者未必不好賢好賢者未必不嫉惡要其歸

有不同者鮮矣予以罪竄于朝雖舊要者往往背
馳而去若將為累尚謙能不恤其然日相從以問
文學為事今雖為鄉人所狎亦不苟同於鄉人之
所為是則其心非剛者能然歟其氣柔而和其行
恭而巽其心剛而正即所謂正直平康之德也尚
謙果能益勉於學變其氣之偏充其德之美外以
行乎柔不悻悻而忤於物內以守乎剛不拘拘而
屬於慾則正直平康庶可以馴致而三德克全可
不負天之厚之之意矣尚謙其勉焉予既聞得儒
而慕之又得友尚謙而愛之吾力不能振其窮而

厚意不可以虛故為之傳因以勗之云

楮生傳

李詹

生姓楮名白字無玷會稽人也漢中常侍尚方令
蔡倫之後生之生也浴蘭湯弄白璋藉白茅故濯
濯也其同母弟凡十九人皆與之親睦造次不失
其序性本精潔不喜武人樂與文士游中山毛學
士其契友也每狎之雖點汚其面不拭也學而通
天地陰陽之理達聖賢性命之源以至諸子百家
之書異端寂滅之教無不記識徵之班班可見漢
策士以方正應科遂上言曰自古書契多編竹簡

兼用繒帛并不便臣雖不腆請以心膂代之如其
不效請墨之和帝使驗果能強記百無一失方策
可不用也於是褒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萬字軍
遂以封邑爲衣樹膚麻頭魚網根四入亦同奏
率以不克如奏免既而學長生之術不衝風雨不
食鮮魚每於荐七日吸陽精祛塵埃熏其衣而靜
勝焉晉左大冲作成都賦生一見記誦入競傳寫
雖雅相知罕得接見後受王右軍墨蹟而其楷法
妙天下仕梁臣太子統同撰古文選以傳于世承
詔與魏收同修國史以收好惡不公謂之穢史請

辭願與蘇綽同考計帳詔許之於是朱出墨入綜
覈明白人稱其能其後得幸於陳後主常與狎客
女學士輩賦詩於臨春閣及隋軍度京口陳將密
啓告急生秘不開封以此陳敗大業間與王胄薛
道衡事煬帝共吟庭草燕泥之句尋以帝不欲人
出其右遂見疎略則卷而懷之唐興置弘文館生
以本官兼學士與褚遂良歐陽詢講論前古商確
政事以致貞觀之治及宋興濂洛諸儒共闡文明
之治司馬溫公方編資治通鑑謂生爲博雅每與
資焉會王荊公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指謂破爛朝

報生不可遂斤不用逮于元初不務本業惟商賈
是習身帶錢貫出入茶坊酒肆校其分銖人或鄙
之元亡仕于皇明方見寵任其子孫甚衆或世
史氏或門詩家草封禪錄登庸在官者知錢穀之
數從戎者記甲兵之功其職事雖有貴賤而皆無
曠官之誚自以爲大夫之後舉皆帶素云太史公
曰武王克殷封帝叔度於蔡相紂子武庚治殷遺
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輔之蔡叔流言於國周公
放之其子胡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卿士成王復封
胡於新蔡是爲蔡仲其後楚共王虜哀侯以歸以

其不敬息夫人也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齊桓
公以其不絕蔡女而他適虜繆侯以歸繆侯卒子
甲午立楚靈王以靈侯父仇故伏甲醉而殺之圍
蔡滅之乃求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徙居下
蔡楚惠王復滅蔡齊侯其後遂微嗚呼王者之後
承世積厚德以有國家而其盛衰氣化使然也蔡
本周之同姓介於強國橫被侵伐延繇能不墜遺
緒至于漢末遂以封邑易其姓國變而爲家家大
而子孫滿天下者吾惟蔡氏之後見焉

守禪傳

釋有守禪其名者玄風縣人代居其邑至父堅族
徙于海平而禪生焉禪始年十二三時從弘福寺
僧學文性魯鈍師講訓則應誦而已師止嘿不下
口佗日歸則堅使誦其所學但記一兩句餘皆忘
之所記者亦不甚分朗堅怒曰汝上二兄俱已無
能起我家者吾惟汝之望汝如是耶遂杖之仍囑
其僧剃之行弟子禮禪年二十禪學佛書如前書
於是冠服既具起浮雲遐想涉洛水出太伯山下
登楓岳以望巨浸繇關東踰嶺歷訪東方名山所
覽愈奇而識益闇凡寓寺院也例以不勤職見詆

傾然至四佛山大乘寺與十三僧結夏面壁三月
而觀所謂我性者謂之作用是性乎氣也非性也
含靈皆有乎我與物有不同也求之而未之得得
之而未之見而卒無功也又恐所與處者心或妄
動而性有所未瑩也欲屏靜處而觀焉與同志惠
明者寓於雞林南山內養庵每明出乞米禪或獨
處夜則猛虎闖門而吼其聲訇然撼頓四壁禪能
不畏怖堅坐自若其隣僧悉證是非學力有以制
其中知其無可奈何而矯肆耳禪累歷巖危枯槁
生澁漸不喜爲僧因知世所謂見性成佛者盡爲

誕妄乃習放達樂與文士游其聞聖人仁義之說
詩書之教怡然若有所見充然若有所得雖其舊
習未盡除去其志可尚已代之游民學文未達則
假淳屠形以自高其學浮屠未卒則托文章流於
自放同條於禪者衆矣焉得舉數而悉誅之禪從
僕學孟軻氏之書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三復嘆
息曰此語誠然矣余爲天下之罪人也噫其有得
於聖賢之言者深矣悟前日之非者審矣此吾立
傳意也夫子曰有教無類孟子曰歸斯受之而已
孔孟豈欺我哉

星主高氏家傳

鄭以吾

耽羅之境初未嘗有人其山奇秀曰漢擊宛在雲
海渺茫之上降其神靈和氣化生神入于山之北
毛興穴三者同時湧出曰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
而高乙那即高氏鼻祖也俱漁獵以爲食譜云曰
本國主生女七人遣四女子于丹狄國丹狄即所謂
赤狄之種也命其女三曰西南海有山孕秀生神
入三昆季將建國無媿偶若輩可往事之後世子
孫必繁衍盛多矣乘之以全木船兼備五穀牛馬
之種且使神入衛而送之至耽羅東海之濱神于

三人出獵遇之其衛護神人乃紅鞵紫衫者也凌
空而去三子分娶之卜毛興窟近地以居數年
間產業俱就其後漸大至高乙那十五世孫高厚
與其弟高清將朝見新羅有客星先現觀臺報云
異邦神人來朝之徵也既而高厚兄弟渡海初泊
耽津遂至新羅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現之故賜高
厚爵星主且今高濟出王之胯下愛如己子爲王
子賜邑號曰耽羅蓋自耽津至新羅故也羅史載
之甚詳及前朝太祖統三之初星主高自堅王子
梁且美即良乙那之後改以梁聲相近也世一朝

見太祖待以優渥晝日三接飲食供帳殆擬王者
自率從至於擢夫賚予稠疊蓋所以寵異之也然
世襲星主王子而已未有筮仕王國而大顯者高
維始以賓貢靖王乙酉首中南省試明年丙戌李
作挺榜第三人官至右僕射子兆基舊名唐愈睿
王丁亥韓卽由榜登科仁王朝出入臺閣好直言
敢諫相毅王知戊辰舉位至平章判吏部事名迹
獵獵有詩集二卷行于世平章子廷益之子高適
叙其卷端曰子廷琥職綴三品與其誠明俱早歿
唯廷益元王癸巳春乞退還鄉先儒崔澹註東人

文曰無子有三女蓋未之知也高適元王辛酉登
第即入金閨因覲親還鄉比及至元八年辛未夏
神義軍三別抄叛入耽羅二十年癸酉夏四月國
家濟師討之盡殲以高適為留摠管特令安集餘
民戊寅夏赴朝親授金牌甲申改摠管府為軍民
安撫使事繼世遂顯焉五世孫仁坦襲爵至元辛
巳元朝欲征日本勅前朝備戰艦九百艘軍資器
仗一切幹辦故令下耽羅使造一百艘儲待應副
亦無有關其計皆自仁坦出也至元二十一年又
受宣命金牌明威將軍安撫司使二十九年以征

東行中書省劄付充耽羅指揮使至是乃與副使
文昌祐同知金瑄定議奏達元朝還屬本國忠烈
王嘉其忠誠特使譯語郎將鄭恭任良弼宣召為
星主雲麾上將軍賜紅鞞紫衣寶蓋資予不貲紅
鞞寶蓋之賜自新羅權輿焉忠烈若曰自羅代直
至于今徇國赤誠為可惜也星主之職永世毋墜
仁坦傳之同母弟守佐無後仁坦之子高碩者為
西道副千戶後碩之冢子順良傳襲星主弟順元
繼之子戶曹典書高臣傑洪武己酉為西海道副
千戶越七年玄陵興師討哈赤後仍以臣傑為副

千戶明年乙卯車玄有內成輩構逆煽亂殺本國
萬戶臣傑乃與王子文忠傑議請於國討平之車
玄有之黨知之三日圍高文二家盡殺六畜高文
二人僅以身免仗國之靈克正其罪丙辰丁巳倭
船六百許艘周迴而入臣傑中箭盡心禦之受職
賞甲子加星主仍賜紅鞞紫袍寶蓋及弓矢表裏
宣醞臣傑生四子曰鳳仁鳳義鳳禮鳳智仁義俱
早逝鳳禮字伯恭鳳智仲明事我 太祖康獻大
王鳳禮位至摠制鳳智折衝上將軍鳳禮以長襲
星主而鳳智先卒子今司醞署令得宗廬墓盡禮

土人皆慕之告于朝旌異其門閭今 上甲午得
宗爲義盈庫直長條列耽羅事宜上書闕下盡祛
巨弊是年秋 上臨軒策士得宗對策中乙科十
三人明年襲星主累轉爲司憲監察刑曹都官佐
郎禮曹佐郎戊戌秋七月奉使歸故鄉士林榮之
得宗謂以吾曰吾宗肇基毛興之穴自新羅式至
于今世襲星主服事王家赤心無已而俛仰陳迹
非托之文字懼其湮沒無以示來裔然世次譜牒
不全姑以大槩爲請以吾聞伊尹生於空桑傳說
降於傅巖嘗怪而疑之及讀生民詩傳先儒曰天

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
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觀得宗先世如此而後有
以知神人之生異於人也宜其碩大顯融磊砢相
望無落其世職也况吾得宗年未立而志愈謙光
其奇氣偉節蔚然有平章之風迹嗚呼高氏其未
艾哉

烈婦崔氏傳

烈婦姓崔名某全羅道靈光郡人移居晉州蓋不
知自何世也都漆署丞仁祐之女晉州戶長鄭滿
之妻生子女四人其一未脫襁褓中歲己未八月

倭賊陷晉州闔境奔竄無敢禦者時滿因吏役如
京賊攔入崔氏居里烈婦年方三十三且有姿色
抱負携持其子女走避山中明日賊四出驅掠見
烈婦露刃以驅烈婦抱木而拒之罵賊曰等死爾
汚賊以生無寧死義罵不絕口賊推刃洞貫遂斃
於木下賊虜十歲女八歲子以退獨習年方六歲
在死側小兒猶飲乳血淋漓入口亦斃焉其家奴
散而復完將屍草殯以待滿還及己巳歲都觀察
使張夏上其事旌表門閭免子習鄉役云史臣曰
夫人心之極世變之不能奪遭世如此雖烈丈夫

決死生猶難况一帚人乎非下口或之幾人必
汚賊之義激於衷而重於生也今江城死節之地
也山哀雲慘水聲嗚咽今過者豎髮起立嗚呼烈
哉

慵夫傳

成保

慵夫不知何許人也凡諸謀為一於慵故世呼為
慵夫官至散官直長家有書五千卷而慵不披頭
瑒體疥而慵不醫在室慵坐在途慵行茫茫然若
木偶人也闔室患之謁巫而禱之卒不能禁也勤
須子學既成慨然有濟人之志以其學來攻慵夫

方以慵之病蹠踞散髮瞠目而坐勤須子曰自古
人也莫不以勤而生以慵而敗是故聖人皆以勤
自守文王日昃不暇禹惜寸陰勤也不寧猶是風
雨也霜雪也周乎四時載育萬物者天之勤也天
可學也不可違也違天不祥慵夫莞爾而笑曰我
則教子子何教於我人生百年心形俱勞晝則營
營作役朝夕乎奔走無不為也夜而假寐吟嚙而
違旦復何用哉至人不如是也操戈而逐之勤須
子良久而思之曰余知術矣於是盛酒于器隨之
以鄭聲伺間而進曰今日風氣暄和鳥鳴于山思

與子罄歡可乎慵夫欣然而笑投袂而起履及於
門杖及於道數十年之慵一時頓盡相與舉酒大
噱後遂以勤終焉

東文選卷之一百一



